

# 《经义考》编纂特色新探

## ——以孟子类第三卷为例

张秀秀<sup>1</sup>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23)

**【摘要】:** 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为经学与目录学集大成之作。其书搜罗秦汉至清初经学著作,并于每书之下附以前人论说,间有按语考证。对《经义考》孟子类第三卷部分引文进行校理,探讨了朱彝尊编纂文献之特色,并对其中存在的错讹及《新校》的纰缪进行订正。

**【关键词】:** 朱彝尊 《经义考》 特色 孟子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:** Z126. 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0)01-0015-09

### 一、引言

清初大家朱彝尊(1629-1709),著述宏富,对清初文献传承,贡献甚巨。<sup>①</sup>朱氏所撰《经义考》300卷,是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。该书网罗先秦至清初的8000余种经学著作,加以按语、考证,极具经学、史学研究之价值;又取法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等著作之体例结构全书,集经学目录之大成,“为目录学辟一新大陆矣”<sup>[1]276</sup>。但朱氏以个人之力编撰此书,亦难免有力所不逮之处。故针对该书之失,后人竞相校订、补正,成果不断。翁方纲之《经义考补正》与罗振玉之《经义考校记》为此中尤可注意者。近代以来,《经义考》相关的整理与校补亦有相当可观之作。在文本整理与校点方面,林庆彰先生及其学术团队精选底本,复又纳入翁方纲、罗振玉二人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相关成果,编成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,是该书第一个点校本;后复加修订,成《经义考新校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版,以下简称“《新校》”)一书,是当前通行的最佳之本。在如何更为深入地校理该著作的问题上,学者持续用力,出现了一批佳作。陈鸿森《〈经义考〉孝经类别录》<sup>[2]</sup>、杨果霖《〈经义考〉著录“春秋类”典籍校订与补正》<sup>[3]</sup>两种论著,分别致力于《经义考》孝经类与春秋类之校订与补遗,各有卓越之贡献。而目前最新研究成果,张宗友之《〈经义考〉“〈孟子〉”条校考——兼论全书整理之原则与取径》(以下简称“《校考》”)一文,则以“《孟子》条”所著录之前二十条辑录文献为例,进行深入校理,总结出“以朱校朱、以朱还朱”的整理原则,得出了较为精审的结论<sup>[4]</sup>。

作为集经学目录之大成的《经义考》,其全面校理仍然处于发端阶段,仍有大量的学术空白需要填补。朱彝尊所列经解著述,有无遗漏?所列篇卷及存佚,以及辑引文献等,是否正确?其按语表达的学术观点,有何经学意义?如此等等,非经全面而深入之校理,不能遽下论断。

鉴于上述认识,本文拟遵循《校考》一文“以朱校朱、以朱还朱”之既定原则,踵效陈、杨二先生的方法与体例,选取《经义考》孟子类第三卷进行校理,以考见朱彝尊学术贡献及不足之所在。希望不仅可以对朱氏所据之原貌有所恢复,厘清并辨明其中存在的问题,也对《新校》存在的问题及《经义考》的编纂特色加以探讨。

**作者简介:** 张秀秀(1996—),女,江苏淮安人,南京大学文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为朱彝尊与《经义考》相关内容。

《经义考》孟子类文献共有 6 卷(卷二百三十一至卷二百三十六), 著录文献凡 162 种。孟子类首卷博挹群言, 斟酌古今。自第二卷至第六卷, 则基本依照时序汇编历代有关撰述。笔者对孟子类第三卷(《经义考》卷二百三十三。该卷凡 16 条, 辑录文献 35 则, 按语 1 则)进行校理, 底本为卢见曾补刻本, 标点则依据《新校》, 以便讨论。兹择其中可以发现全书编纂及学术特色者若干例, 分类缕陈如次(为便于标识, 特对所取文献加以编号)。

## 二、考证精详, 编纂审慎

朱彝尊治学, 以博雅著称。《经义考》容量极大, 然而不乏考证精详之处, 足见朱氏编纂之审慎, 试以孟子类第三卷孙奭《孟子正义》《孟子音义》二条为例加以说明。

### 1. “孙氏(奭)《孟子正义》”条, 十四卷。存。(页 4186)

按: 孙奭是否撰《孟子正义》一事, 学界向有争论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认为其确为孙奭所作, 有“《孟子正义》十四卷, 孙奭撰”一条, 并于其《孟子音义》条下指出孙奭曾“奉诏校定, 撰集《正义》”。<sup>[4]73</sup>而朱熹、四库馆臣及阮元则认为《孟子正义》并非出自孙奭之手。朱熹以为其为邵武士人假作, 四库馆臣则据《宋史·邢昺传》中邢昺与孙奭、杜镐等人于咸平二年(999)受诏校定义疏之事, 考其未云孙奭著有《孟子正义》, 且《涑水记闻》载奭所定著, 亦无《正义》, 故而认定《正义》非孙奭所作。阮元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时采取的便是朱子与四库馆臣的观点。现代学人中, 余嘉锡先生对此亦有讨论, 然其持存疑态度。<sup>[2]</sup>考《孟子正义》开篇《孟子注疏题辞解》下有疏曰: “至于皇朝《崇文总目》, 《孟子》独存赵岐注十四卷, 唐陆善经注《孟子》七卷, 凡二家二十一卷。”由此可知, 此疏作于《崇文总目》成书之后。而《总目》编撰始于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), 至庆历元年(1041)由王尧臣上奏, 赐名《崇文总目》。然孙奭卒于宋仁宗明道二年(1033), 则总目尚未编撰, 孙奭便已离世。因此, 孙奭并无撰写《正义》之可能。

2. 本条引朱子曰: “《孟子疏》乃邵武士人假作, 蔡季通识其人。其书全不似疏体, 不曾解出名物制度, 只绕缠赵岐之说尔。”(页 4187)

按: 所引朱子语, 见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:

《孟子疏》乃邵武士人假作, 蔡季通识其人。当孔颖达时, 未尚《孟子》, 只尚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尔, 其书全不似疏样, 不曾解出名物制度, 只绕缠赵岐之说尔。<sup>[5]443</sup>

知朱彝尊节取其文, 改“疏样”为“疏体”, 无损文义。

3. 本条引王应麟曰: “孙奭《正义》, 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馆阁书目》、《读书志》皆无之, 朱文公谓邵武士人作。”(页 4187)

按: 所引王应麟语, 见王氏《困学纪闻》卷八:

《正义序》云“孙奭”, 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馆阁书目》、《读书志》皆无之。朱文公谓: “邵武士人作, 不解名物制度, 其书不似疏”。<sup>[6]1004</sup>

《经义考》略有删改。

4. 本条引《宋史》云: “孙奭字宗古, 博州博平人。九经及第。大中祥符初, 天下争言符瑞, 奭上疏谏。仁宗即位, 召为翰林侍讲学士, 判国子监, 迁兵部侍郎、龙图阁学士, 以太子少傅致仕, 卒赠左仆射, 谥曰宣。”(页 4187)

按：本条引语见《宋史》卷四百三十一《孙奭传》，文字多有省略：

孙奭字宗古，博州博平人。幼与诸生师里中王彻……九经及第，为莒县主簿……大中祥符初，得天书于左承天门……杜镐、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。四年又将祀汾阴，是时大旱京师，近郡谷踊贵，奭上疏谏曰……仁宗即位，宰相请择名儒以经术侍讲读，乃召为翰林侍讲学士，知审官院、判国子监……三迁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……以太子少傅致仕……赠左仆射，谥曰宣。<sup>[7]12801-12808</sup>

知《经义考》所引，系朱彝尊整合本传文字概括而成。

5. 本条附朱彝尊案语云：“赵岐注《孟子》，多引旧事以证之。如曰：‘殀若颜渊，寿若召公’、‘有不虞之誉’，尾生本与妇人期于梁下，不度水之卒至，遂至没溺而获守信之誉。”“‘有求全之毁’，陈不瞻将赴君难，闻金鼓之声，失气而死，可谓欲求全其节，而反有怯弱之毁者也。”“‘非礼之礼’，若礼而非礼，陈质娶妇而长拜之也。”“‘非义之义’，若义而非义，藉交报仇是也。”“‘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，寡矣’，虽有少欲而亡者，谓遭横暴，若单豹卧深山而遇饥虎之类也，然亦寡矣。”“‘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，寡矣’，谓贪而不亡，蒙先人德业，若晋国栾黶之类也，然亦少矣，不存者众。”岐之所引书偶失传，使《正义》出于宣公，必能元元本本。即或不然，亦当云“未详”为是，乃不曰；据《史记》之文而言之，则曰“此盖史传之文而云然”，未免疏矣。至徐西子，按《史记》云：“西施，越之美女，越王句践以献之吴夫差，大幸之。每入市，人愿见者，先输金钱一文”，考《史记》并无其文，不知何所依据？朱子谓《正义》是邵武士人作，似有可疑，不若《音义》之真也。”（“不瞻”，刘向《新序》作“不占”。）（页 4187）

按：朱氏所按，指出赵岐注之征引得当有据与“孙奭疏”之疏漏马虎。朱氏举出赵氏所引四组对比性旧事：“殀若颜渊，寿若召公”，“不虞之誉、求全之毁”，“非礼之礼，非义之义”，“寡欲不存，多欲存焉”，借此说明赵氏注之得当妥安。同时，朱氏对赵岐审慎之态度亦不吝赞词，而于所谓“孙奭疏”则指出其中敷衍之体式，疏漏之考证及不实之引用。朱氏所按，即表明其持疑之态度。

又按：据学者统计，《经义考》全书共有朱氏按语 978 条。<sup>[8]162</sup>而就此条言之，朱氏考证精密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考《经义考》编纂条目之顺序，多以人物介绍系于首条，而此处则首列前人关于“孙奭疏”之争论，将孙奭生平置之末尾，且辅以极为细致之考证，足见朱氏编纂之审慎。

6. “孙氏（奭）《孟子音义》”条，引《宋志》云“二卷”。存。（页 4188）

按：《宋志》载：“孙奭《孟子音义》二卷”。<sup>[7]5174</sup>

7. 本条引奭撰进《序》曰：夫总群圣之道者，莫大乎《六经》。绍《六经》之教者，莫尚乎《孟子》。自昔仲尼既没，战国初兴，至化陵迟，异端并作，仪、衍肆其诡辩，杨、墨饰其淫辞，遂致王公纳其谋以纷乱于上，学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。犹泽水怀山，时尽昏垫；繁芜塞路，孰可芟夷？惟孟子挺名世之才，秉先觉之志，拔邪树正，高行厉辞，导王化之源以救时弊，开圣人之道以断群疑，其言精而贍，其旨渊而通，致仲尼之教，独尊于千古，非圣贤之伦，安能至于此乎？其书由炎汉之后盛传于世，为之注者，则有赵岐、陆善经；为之音者，则有张镒、丁公著。自陆善经已降，其所训说虽小有异同，而共宗赵氏。今既奉敕校定，仍据赵《注》为本，惟是音释，宜在讨论。臣今详二家撰录，俱未精当，张氏则徒分章句，漏略颇多；丁氏则稍识指归，讹谬时有，若非刊正，詎可通行？谨与尚书虞部员外郎司判国子监臣王旭、诸王府侍讲太常博士国子监直讲臣马龟符、镇宁军节度推官国子监说书臣吴易直、前江阴军江宁县尉国子学说书臣冯元等，推究本文，参考旧注，采诸儒之善，削异说之烦，证以字书，质诸经训，疏其疑滞，备其阙遗，集成《音义》二卷，虽仰测至言，莫穷于奥妙，而广传博识，更俟于发挥。谨上。（页 4188）

按：本条所引见孙奭《孟子音义》，与现通行本丛书集成初编（据粤雅堂丛书本）对校，惟“镇宁军节度推官国子监说书臣吴易

直”之“国子监”作“国子学”，考“国子学”乃“国子监”之前称，《宋史》载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)以“国子学”代“国子监”，淳化五年(994)复为国子监，恰为孙奭在世时事。且下文“前江阴军江阴县尉国子学说书臣冯元”亦作“国子学”，则此处吴易直之职亦当为“国子学说书”。至于为何前两人作“国子监”，后两人作“国子学”，或当时有所区分？

又按：本条所引《孟子音义序》与现存《孟子正义序》，极为相似。前半文至“而共宗赵氏”全同，其后略有区别，兹录于此：

惟是音释二家，撰录俱未精当，张氏则徒分章句，漏略颇多；丁氏则稍识指归，讹谬时有，若非再加刊正，詎可通行？臣奭前奉敕与同判国子监王旭、国子监直讲马龟符、国子学说书吴易直、冯元等作《音义》二卷，已经进呈。今辄罄浅闻，随赵氏所说，仰效先儒释经，为之正义。凡理有所滞，事有所遗，质诸经训，与之增明。虽仰测至言，莫穷于奥妙，而广传博识，更俟于发挥。谨上。<sup>[9]3</sup>

清赵佑《四书温故录》曾对此有所发挥，其《孟子疏辨二》言：“汲古阁本于各经绝无订正之功，多有舛讹之失。世徒以古书善本希，不得不取诸毛氏耳。其于《孟子注》不载音义，直题曰‘宋孙奭疏’，其序曰《孟子正义序》。前半篇与今监本所刊序同，后半篇自‘惟是音释’下改易增损，其言‘臣奭前奉勅与某某等作《音义》二卷，已经进呈。今辄罄浅闻，随赵氏所说，仰效先儒释经，为之《正义》’云云，全与今本别。唯末四语仍同。”<sup>[10]562</sup>赵佑认为无“前序小变之为后序之理，既有‘惟是音释’云云，明是专主《音义》。乃又云‘二卷已经进呈’，即是专为《正义》，何复郑重言《音释》耶”。<sup>[10]562</sup>自古学者讨论“孙奭疏”之伪，鲜有比较《正义》与《音义》序之异同者。赵佑之言极有启发，当可作为孙奭未作《正义》之另一佐证。彝尊此处俱录其序，或亦有强调提醒之意。

### 三、引据众说，偶有疏失

《经义考》是一部经学总目。朱彝尊在搜罗经学著述之外，还对相关资料予以搜集、去取，选录有代表性之论述，系于相关著述之下。此种解题体例，号曰“辑考体”。由于辑录文献的存在，《经义考》就不仅是一部书目，还是一部经学资料的总汇之作，其学术性不言而喻。朱彝尊引据众说之时，由于资料量大，难免有疏失之处。以下试举例说明。

1. “李氏(觀)《常语》”条，“一卷”。存。(页4190)

按：陈振孙《解题》载“《常语》，三卷”。<sup>[4]496</sup>赵希弁《郡斋读书志·读书附志》亦言“《常语》三卷”。<sup>[11]1200</sup>

2. 本条引“叶绍翁”曰：“《挥麈录》载张咸，汉州人。应制，初出蜀，过夔州，郡将知名士也。一见，遇之甚厚。因问曰：‘四科优劣之差，见于何书？’张无以对。守曰：‘载《孟子注》中。’因阅示之，且曰：‘不可不牢拢之也。’张道中漫思索，著论成篇。至阁试六题，以此为首。主文钱穆父览而异之，为过阁第一。咸即浚父也。绍翁窃考《挥麈》所载，参以本朝六题之制，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，以《孟子注》为首，殆恐不然。曾慥序《李贤良泰伯诗》云：‘尝试六题，已通其五，惟四科优劣之差，不记所出，曰：吾于书无所不读，惟平生不喜《孟子》，故不之读。是必出《孟子》。拂袖而出，人皆服其博。’泰伯自序其文曰：‘举茂才，罢归。其明年，庆历癸未秋，科所著文’云云，则是张公咸与泰伯同试于庆历壬午，张遂中选，李遂报罢。区区科目，亦有幸不幸焉。以《挥麈录》考之，则黜泰伯者，钱穆父也。南康祖无择取泰伯之文，门人陈次翁为撰《墓铭》，初未尝及‘不读《孟子》’之说，惟《盱江集》中有《常语》非《孟子》，其文意浅陋，且非《序》者所载，疑附会不读《孟子》之说者为之剿入，非泰伯之文明甚。按：《登科记》：庆历二年壬午岁八月，固尝召试才识兼茂科，时阁下六题：其一曰《左氏义崇君父》，其二曰《孝何以在德上下》，其三曰《王吉贡禹得失孰优》，其四曰《经正则庶民兴》，其五曰《有常德立武事》，其六曰《序卦杂卦何以终不同》。初无四科优劣一题，不知曾慥序泰伯之诗，何以凿空立为此题？当时六题中，惟《经正庶民兴》出《孟子》，然非《孟子注》之文。”(页4190)

按：本条所引叶绍翁语见其《四朝闻见录》丙集“贤良”条<sup>[12]114-116</sup>，《经义考》此条与绍翁原文异文颇多，《新校》并未出一校有所说明。现将其中讹脱衍倒之处，一一说明。

(1)脱文。“应制”后脱“科”字。制科乃皇帝亲自下诏临时设置之考试科目,旨在选拔特殊异等之才,又称制举、特科。制科御试前又有阁试,与其下文阁试六题之说正相照应,故此处为“应制科”无疑。

(2)省文。1)“咸即浚父也”后省“二贤良可谓有子矣”一句;2)自“南康祖无择取泰伯之文”以下,省略颇多,兹录其原文:

南康祖无择取泰伯之文曰:“天子举茂材异等,得召第一。既而试于有司,有司黜之。呜呼!岂有司之过耶?其泰伯之命耶?”无择序其文,未尝有不读孟子之说。亦曰:“曾充茂才,有《富国》、《安民》、《强兵》三策。《易》、《礼》二论,合五十首,天下传诵。及退居,为《周礼致太平论》并序五十首,其敌天命。又有《潜书》、《庆历民言》、《寄范富孙公四书》、《长江赋》。初未尝及不读孟子之说,惟公《盱江集》中有《常语》非《孟子》,其文浅陋,且非序者所载,疑附会不读《孟子》之说者为之剽入,非泰伯之文明甚。丙、“惟《经正庶民兴》出《孟子》”后亦省略颇多,亦录原文于此:“此儿童之所知,泰伯纵不喜《孟子》,不应父生师教以来,即不许读孟子。”

(3)讹误。1)“庆历癸未秋,科所著文”之“科”应为“录”。考泰伯《皇佑续稿序》原文作“观庆历癸未秋,录所著文曰《退居类稿》十二卷”<sup>[13]269</sup>,“科”字因形而误矣。2)“南康祖无择取泰伯之文”之“取”当为“序”,考祖无择《龙学文集》卷八有“《李泰伯退居类稿序》”,序中有“以文求通于天子,乃举茂材,异等得召第一。既而试于有司,有司黜之。呜呼!岂有司之过耶?其泰伯之命耶?或者天徒付泰伯以其文,而命则否耶?亦将谓得志行后有时耶?吾不得而知已”一段<sup>[14]828-829</sup>,提及泰伯应制科之事。此处“序”讹为“取”无疑。

(4)衍文。“其二曰《孝何以在德上》”衍一“下”字。《孝经》首章云:“子曰:‘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’”<sup>[15]3</sup>故“孝在德上”明矣,“下”为衍文。

又按:考李泰伯弃考之事最早见于曾慥之序,而后为绍翁所辩正。绍翁所据者三。1)阁试六题之序,必先经题注疏而后子史,不应以《孟子注》为首;且考《登科记》载其六题名目,并不符合。2)泰伯自序中并未提及此事。3)祖无择及泰伯门人为其撰文亦未有所言。泰伯虽有《常语》非孟,然未有弃考之事明矣。后世之人以为逸闻,仍著录书中,对后代颇有影响。如《郡斋读书志·读书附志》亦载此事,并敷衍为泰伯“六论不得其一”<sup>[11]201</sup>,则阁试六题皆考《孟子》?此必不然。而当代学人李致忠则据《郡斋读书志·读书附志》所载之言,推断仁宗之前《孟子注疏》已然成书,得出其作者极有可能为孙奭的结论<sup>[16]</sup>,未免失于草率。朱彝尊此处虽无按语,但其选取绍翁之言极为详细,已对此事辩证清晰。既录逸闻,亦有考辨,由此可见朱彝尊采摭与去取文献之力。

3. 本条引周密曰:“李泰伯著论非《孟子》,后举茂才,论题出《经正则庶民兴》,不知出处,曰:‘吾无书不读,此必《孟子》中语也。’”掷笔而出。晁说之亦著论非《孟子》。建炎中,宰相进拟除官,高宗以《孟子》发挥王道。说之何人?乃敢非之?勒令致仕。郑叔友亦非《孟子》曰:“轲,忍人也,辨士也,仪、秦之流也。战国纵横掉阖之士,皆发冢之人,而轲能以《诗》、《礼》著也。”余曰《孟子》何可非?泰伯所以非之者,谓不当劝齐、梁之君以王耳。昔武王伐纣,举世不以为非,而伯夷、叔齐独非之。东莱先生曰:“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,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。”予于泰伯亦然,至于说之、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,吾无取焉。”(页4191)

按:遍检周密所撰著述,并未有上述言论。惟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六涉及李泰伯非孟之言。其言如下:

王充作《刺孟》,冯休著《删孟》,司马公作《疑孟》,李泰伯作《非孟》,晁以道作《诋孟》,黄次仅作《评孟》,若酸咸嗜好,亦各自有所喜。<sup>[17]303</sup>

考此语首见于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乙编卷一“非孟”条:

李泰伯著《常语》非孟子,后举茂材,论题出“经正则庶民兴”,不知出处,曰:“吾无书不读,此必《孟子》中语也。”掷笔

而出。晁说之亦著论非《孟子》。建炎中，宰相进拟除官，高宗曰：“《孟子》发挥王道，说之何人，乃敢非之！”勒令致仕。郑叔友善《崇正论》，亦非孟子曰：“轲，忍人也，辨士也，仪、秦之流也。战国纵横捭阖之士，皆发冢之人，而轲能以《诗》、《礼》著也。”余谓孟子以仪、秦之齿舌，明周、孔之肺肠，的切痛快，苏醒万世，此何可非！泰伯所以非之者，谓其不当劝齐、梁之君以王耳。昔武王伐纣，举世不以为非，而伯夷、叔齐独非之。东莱吕先生曰：“武王忧当世之无君者也，伯夷忧万世之无君者也。”余亦谓孟子忧当世之无君者也，泰伯忧万世之无君者也。此其特见卓论，真可与夷、齐同科，至于说之、叔友拾其遗说而附和之，则过矣。<sup>[18][21]</sup>

以此观之，此条应为罗大经所言，朱氏误系撰者姓名。然考《经义考》之前著述，并未有误系者，不知彝尊缘何而误。或罗氏与周密活动年代相近，《齐东野语》与《鹤林玉露》亦性质相仿，故有此误？

又按：《经义考》著录宏富，体量庞大，在此情况下难免存在考察不深，文献讹误之处。此条误将罗大经之言系于周密名下，并非个例。孟子类第一卷即将苏轼误作苏辙、晁公武之言归于晁说之名下。然《经义考》皇皇三百卷巨著，有此类舛误亦情有可原，无可厚非。

#### 四、转引多方，取为己用

《经义考》引据资料，极为宏富。据《朱彝尊年谱》（58.35条），朱彝尊始撰此书于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。其实，以此书之浩博，度朱彝尊早年奔波江湖之际，即已经准备材料。早岁艰苦，中年落拓四方，因此，很多材料，都是据手边已有之书，转相抄撮。因此，《经义考》引据文献内有不少属于多方转引、取为己用者。以下略举数例。

1. 本条引晁公武曰：“皇朝孙奭等采唐张镒、丁公著所撰，参附益其阙。古今注《孟子》者，赵氏之外有陆善经。奭撰《正义》，以赵《注》为本，其不同者，时时兼取善经，如谓‘子莫执中’为‘子等无执中’之类。大中祥符中，书成上于朝。”

又，《新校》录《补正》云：“按：此条下所引晁公武之说，不见于《读书志》，而王深宁亦云《读书志》无孙奭《正义》之目，此据《通考》所引。”（卷九，页一一）（页4186）

按：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（衢本）确仅有孙奭《孟子音义》一条<sup>[11]416-417</sup>，而无孙奭《孟子正义》。《补正》云朱氏此处引自《通考》，是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有：

《孟子音义正义》共十六卷。晁氏曰：“皇朝孙奭等采唐张镒、丁公著所撰，参附益其阙。古今注《孟子》者，赵氏之外有陆善经。奭撰《正义》，以赵《注》为本，其不同者，时时兼取善经，如谓‘子莫执中’为‘子等无执中’之类。大中祥符中，书成，上于朝。”<sup>[19]1583</sup>

朱氏引文出自《通考》明矣，惟马氏所录晁氏语，不知何本？

2. “孙奭《孟子音义》”条引陈振孙曰：“旧有张镒、丁公著为之音，俱未精当。奭方奉诏校定，撰集《正义》，遂讨论音释，疏其疑滞，备其阙遗。”（页4189）

按：本条所引见陈氏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“《孟子音义》”条：

旧有张镒、丁公著为之音，俱未精当。奭方奉诏校定，撰集《正义》，遂讨论音释，疏其疑滞，备其阙遗，既成上之。<sup>[4]73</sup>

朱氏省末句“既成上之”。

又按: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亦载有此语:

旧有张镒、丁公著为之音,俱未精当。奭方奉诏校定,撰集《正义》,遂讨论音释,疏其疑滞,备其阙遗。<sup>[19]1583</sup>

马氏所引与朱氏全同,朱氏此处转自马氏《通考》。<sup>(3)</sup>

3. “冯休《删孟子》”条引晁公武曰:“皇朝冯休撰。休观孟轲书时有叛逆经者,疑轲没后,门人妄有附益,删去之,著书十七篇,以明其意。前乎休而非轲者荀卿,刺轲者王充;后乎休而疑轲者温公,与轲辨者苏东坡,然不若休之详也。”

又,《新校》录《补正》云“晁公武条内‘冯休撰’,下脱‘其序云’三字。”(页4189)

按:本条所引晁公武语见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(衢本)卷十:

皇朝冯休撰。休观孟轲书时有叛逆经者,疑轲没后,门人妄有附益,因删去之,著书十七篇,以明其意。前乎休而非轲者荀卿,刺轲者王充;后乎休而疑轲者温公,与轲辨者苏东坡,然皆不及休之详也。<sup>[11]420-421</sup>

《补正》云“脱‘其序云’三字”,乃据《读书志》之袁本,考袁本除此外仍有多处异文,可知朱氏所据应非袁本。以衢本校之,与《经义考》稍有出入,然较袁本则更为接近。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“删孟”条,所引晁氏语与此条内容全同,则《经义考》此处当转引自《文献通考》。<sup>[19]1583</sup>由此亦可见,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转录晁氏言论,所据原本亦当为衢本,而非袁本。

4. “司马光《疑孟》”条引晁公武曰:“光疑《孟子》书有非轲之言者,著论是正之,凡十一篇。光论性不以轲道性善为然。”(页4192)

按:本条所引晁公武语见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,经检,今通行本与之全同。<sup>[11]421</sup>又,“《孟子》类”所引晁氏语多转引自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,考《通考》亦著录此语<sup>[19]1583</sup>,则此处亦当为转录。

5. “司马康《孟子节解》”条引晁公武曰:“皇朝范祖禹、孔武仲、吴安诗、丰稷、吕希哲,元佑中同在经筵,所进讲义,贯穿史籍,虽文辞微涉丰缛,然观者咸知劝讲,自有体也。”(页4192)

按:本条引公武言见《郡斋读书志》(衢本)卷十“《五臣解孟子十四卷》”条<sup>[11]418</sup>,惟“然观者咸知劝讲”句之“咸”作“诚”,考马氏《通考》亦作“诚”字<sup>[19]1583</sup>,则此处为竹垞之误也。

6. “王安石《孟子解》”条引晁公武曰:“王介甫素喜《孟子》,自为之解。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。崇观间,场屋举子宗之。”(页4193)

按:本条见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(衢本)卷十“《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王雱解孟子十四卷许允成解孟子十四卷》”条:

右皇朝王安石介甫素喜孟子,自为之解。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有注释。崇观间,场屋学子宗之。<sup>[11]420</sup>

《经义考》于此略有删改。考马氏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“王安石王雱许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条”文字,与之全同,则此处当转自《通考》。<sup>[19]1583</sup>

7. “张载《孟子解》”条引晁公武曰：“张子载撰并《孟子统说》附于后。”（页 4195）

按：本条所引见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卷十“横渠《孟子解》十四卷”条，“右皇朝张载子厚撰。并《孟子统说》附于后。”<sup>[11]419</sup>又，考《文献通考》此条所引晁氏语与《经义考》全同<sup>[19]1583</sup>，则此处亦应转引自马氏《通考》。

8. “王令《孟子讲义》”条引陈振孙曰：“所讲才尽二篇，其第三篇尽二章而止。”（页 4195）

按：本条所引振孙言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“王氏《论语解》十卷、《孟子解》五卷”条，具录如下：

广陵王令逢原撰。令年二十八，终于布衣。所讲《孟子》纔尽二篇，其第三篇尽二章而止。王荆公志其墓，不言其所著书。而晁氏《读书志》云，令于《尧曰篇》解曰：“四海不困穷，则天禄不永终矣。”王氏《新经书义》取之。<sup>[4]74</sup>

又考马氏《通考》，与朱氏所引全同且仅此一句<sup>[19]1583</sup>，则转自马氏无疑也。

9. “苏辙《孟子解》”条引陈振孙曰：“次公少时所作，凡二十四章。”（页 4196）

按：本条所引振孙言见其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三“《颍滨孟子解》一卷”条，“苏辙撰。其少年时所作，凡二十四章。”<sup>[4]74</sup>考马氏《通考》亦与之全同，则此处亦应为朱氏转录《通考》之言。惟变其主语为“次公”，省“少年”之“年”字，于义无碍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一百八十四孟子类引用晁陈二家言论凡 15 条，《经义考》此卷引用二家言论共计 9 条。而此数条加之前卷“赵岐《孟子注》”条所引晁公武一则共计 10 条，较之晁陈二家所著原文常有异文，却与《文献通考》之载几乎完全一致。由此可见，朱氏对《文献通考》的转录内容不在少数。而仅就晁陈而言，则全部转自《文献通考》，且转录比例极高，达三分之二。

朱氏虽自述其《经义考》之作，乃“见近日谭经者，局守一家之言，先儒遗编，失传者十九，因仿鄱阳马氏《经籍考》而推广之，自周迄今，各疏其大略”，<sup>[20]397</sup>但据张宗友《经义考研究》，朱彝尊具体取法者，仍主要集中于《经籍考》之提要体例方面，《通考》之分类体系与条目形式对《经义考》影响并不大。<sup>[8]204-207</sup>而在具体文献内容转引上，《经义考研究》一书以易类为例，统计《经义考》各方转引数据，得出《通考》所占比例并不突出，仅排第七的结论。然细究其数据分布，即可看出其中仍有可探究之处。在朱氏所有转自《通考》的文献中，晁陈二家约占 90%；而《通考》易类共引陈氏《解題》71 条，朱氏《经义考》竟转引其中 70 条。<sup>[8]229-230</sup>由此可见，本文所强调的《经义考》对《通考》中晁、陈二家言论的转引力度，并非孟子类之个例。而《经义考》由《通考》而转引晁、陈的言论，固有其文献自身的意义。但从更深处来看，晁、陈二氏作为目录学家，其著述体例本身对朱氏即有启发。<sup>(4)</sup>而朱彝尊能够亦敢于从《通考》中转录二家著述，不仅是因为《通考》本身对二家言论著录颇多的缘故，也可以看出朱氏对《通考》的传承与信任。

此外，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《经义考》卷帙庞大，文献收集工作颇为费力，限于朱彝尊个人的时间与精力，转引可靠之文本当属情理之中。然《新校》于此并未有所说明，是其疏漏之处。

## 五、费心搜罗，保存经说

朱彝尊治学追求博雅，本人腹笥极富，发为文章，极为渊深。《经义考》著录宏富，引据广博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尤其一些罕见的文献，原书已佚，赖朱氏之采择，幸能保存一鳞半爪，所谓吉光片羽，弥足珍贵。

1. “程颐《孟子解》”条引康绍宗曰：“晁氏《读书志》载程氏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，《大全集》止载一卷，《近思录》及时氏本无之。按之阁本，又止载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一章，及反复通考，则皆后人纂集《遗书》、《外书》之有解者也。”（页 4195）

按:康绍宗,武定州人。登进士,任户部主事,历升河南布政使司右布政使。<sup>[21]24</sup>绍宗除重编《二程全书》外,并无著述留世。而检其重编之明弘治十一年(1498)《二程全书》刻本<sup>(5)</sup>,前有李瀚序,末有陈宣后序、彭刚后序,惟无康氏相关论述。然彝尊所引绍宗言不止一处,考《经义考》卷一百五十一“礼记类”、卷二百十四“论语类”亦著录其说,且其内容皆与二程先生相关。则当朱彝尊之时,康氏仍有著述流传于世,而今已不存。

又按:康氏此条主要论述程颐《孟子解》之真伪,其以为从版本及内容两方面考究,《孟子解》当为后人伪托也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亦转引《经义考》此条,以备一说。<sup>[22]270-271</sup>考康氏所重编《二程全书》为明天顺五年(1461)此书首次合编之后,一个极为早期且重要的版本,可知此人当为明代研究二程之重要学人。朱氏于书中三引其说,为后世研究二程全书及其版本问题提供一定的便利。此外,再如孟子类第六卷“谭贞默《孟子编年略》”一条,《经义考》俱录谭氏《自述》,这对于现今此书已佚的情况下研究谭氏孟学思想极有助力。综上可见,《经义考》用功颇深,搜罗极广,对后世有存史之功。

## 六、结语

《经义考》孟子类第三卷虽体量不大,但细究其文本即可见朱氏采摭文献之功力与特色,而同时《新校》之问题亦不可忽视。“孙奭《正义》条”见微知著,首引《正义》作者争论,末列孙奭生平,一反常例,足见其编纂之用心,而其后所列按语,洋洋洒洒四百余字,亦可见朱氏考证之审慎;“李觏《常语》”条引叶绍翁之言,对秦伯非孟之事既录其逸闻,亦有考辨,可见朱氏文献采摭范围之广博与去取选择之精心。至于“康绍宗”条引言,虽文献内容不多,但其影响与意义深远,无疑展现出朱氏惊人的搜罗能力与前瞻性的文献意识。

而同时,《经义考》因著录宏富,不得不在征引文献时有所转录。《文献通考》作为《经义考》效仿之对象,不仅在体例上对其有所影响,内容上亦是如此,它是《经义考》转录文献的重要对象与来源,这在此卷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具体而言,朱氏选择从《通考》中大量转引晁陈二家的重要言论,亦从侧面反映出朱彝尊对马端临及其《通考》的肯定态度。

最后,因古代学者常常仅凭记忆引录文献,故而多有改动讹误之处,朱彝尊亦是如此,无需多论。然朱氏之有意删改与转引之无意加剧,导致《经义考》中讹脱衍倒之处不在少数,难征出处或误系撰者亦偶有出现,而《新校》却极少出注,有所说明,此《新校》之失也,亦是后代学者努力之空间与方向。

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姚名达.中国目录学史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.
- [2]陈鸿森.《经义考》孝经类别录:上、下[M]//书目季刊.台北:学生书局,2010.
- [3]杨果霖.《经义考》著录“春秋类”典籍校订与补正[M].台北:学生书局,2013.
- [4]陈振孙.直斋书录解题[M].徐小蛮,顾美华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5]朱熹.朱子语类[M].黎靖德,编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6]王应麟.困学纪闻全校本[M].翁元圻,等,注.乐保群,田松青,吕宗力,校点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7]脱脱,阿鲁图,帖睦尔达,等.宋史[M].二十四史点校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
- 
- [8]张宗友. 经义考研究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2009.
- [9]孟子. 孟子注疏[M]. 赵岐, 注. 孙奭, 疏. 十三经注疏本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- [10]赵佑. 四书温故录[M]. 续修四库全书本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.
- [11]晁公武. 郡斋读书志[M]. 孙猛, 校证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0.
- [12]叶绍翁. 四朝闻见录[M]. 沈锡麟, 冯惠民, 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9.
- [13]李觏. 李觏集[M]. 王国轩, 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1.
- [14]祖无择. 龙学文集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6.
- [15]孝经注疏[M]. 李隆基, 注. 邢昺, 疏. 十三经注疏本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- [16]李致忠. 十三经注疏版刻略考[J]. 文献, 2008(4):19-29.
- [17]周密. 齐东野语[M]. 张茂鹏, 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3.
- [18]罗大经. 鹤林玉露[M]. 王瑞来, 点校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3.
- [19]马端临. 文献通考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6.
- [20]朱彝尊. 曝书亭全集[M]. 王利民, 胡愚, 张祝平, 等, 点校. 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9.
- [21]陆貺. 山东通志[M]. 吕元善, 续修. 明嘉靖刻本.
- [22]永瑢, 等. 四库全书总目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65.

#### 注释:

1 详参张宗友《朱彝尊与清初文献传承》一文(载《南京大学学报》, 2018年第5期)。

2 详见张宗友《〈经义考〉“〈孟子〉”条校考——兼论全书整理之原则与取径》一文(载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》, 第十八辑,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8年5月第1版, 第40-53页)。

3 详见俞林波《〈孟子注疏〉作者考论》一文(载《文学遗产》, 2011年第6期)。

4 以此条为例, 朱氏所引如与马氏全同, 则于按中说明并标明出处, 不俱录其文。

5 主要是晁氏《郡斋读书志》按语考证对《经义考》的影响, 详见张宗友《经义考研究》, 中华书局, 2009年, 第199页。

---

6 该刻本现藏于天津图书馆,书前题“河南布政司左参议武定康绍宗重编,河南按察司佥事清江彭刚校正,河南府知府平阳陈宣刊行”。